

攀登七重山 — 牟敦自我認識的皈依歷程

黃少梅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博士生

提要

天主教神哲學家孔恩根據郎尼根的皈依觀點，針對基督徒的皈依歷程分別就道德皈依（moral conversion）、情感皈依（affective conversion）、認知皈依（cognitive conversion）及宗教皈依（religious conversion）加以闡述。本論文以多瑪斯·牟敦自傳—《七重山》為文本，詳細分析牟敦的成長背景及經歷，研究牟敦的皈依始末：如何從名作家、詩人、教授到最後皈依成為革責瑪尼熙篤會修士？其內心掙扎的心路歷程是否可以印證孔恩所發展的皈依理論？為躊躇在自由意志或天主召喚的抉擇中的人而言，牟敦的皈依例子能否對他們有所啟發？是否可為後繼者指引出明確的皈依途徑，讓他們亦能順利跨越自己的七重山？這些問題皆在本論文中探討。

關鍵詞：多瑪斯·牟敦、道德皈依、情感皈依、認知皈依、宗教皈依

投稿時間：2017.10.11；接受刊登：2018.11.13；責任編輯：潘馨逸

前言

前途茫茫，險阻重重，我重整旗鼓，
獨自從深淵起步，辛勤地攀登漫長的上坡路。

（多瑪斯·牟敦，2013：367）

上述的話語出自多瑪斯·牟敦（Thomas Merton, 1915-1968）自傳——《七重山》（*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一書。他當時雖然沒有進入方濟初學院，但仍渴望過一種類似修道者的靜修生活（2013: 366-367）。這番話也正好成為他攀登上主聖殿艱辛歷程的心情寫照。最後他不但成為革責瑪尼修道院的嚴規熙篤會隱修士（Trappist）、具有天賦的作家、詩人、導師，更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靈修神學家之一（Patrick Hart and Jonathan Montaldo ed., 1996: xiii）。

《七重山》書名取自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神曲》（*The Divine Comedy*）煉獄篇中朝聖者的七重山之旅典故，暗喻基督教中的驕傲、嫉妒、憤怒、懶惰、奢靡、貪食和色慾七種罪（2013: 12）。牟敦清楚知道領洗是征服七重山的第一步，他說：「我即將到達煉獄的七重山山腳下的水邊，此山較我能夠想像得到的還要險峻、艱鉅；我邁出的每一步都痛苦地背負著各種渴望……幾乎把我壓垮（2013: 271, 367）。」可見牟敦從浮華現世走到革責瑪尼修院，是自我認知中一段天人交戰的心路歷程。

這位年青時即文采出眾且一心嚮往名利的人，如何從記者、詩人、評論家和大學教授等多重身份中，脫掉層層外衣，回歸真我？他怎樣擺脫世俗的名利競逐，定志尋求天主？從原來對天主教的反感，到最後登上信仰的頂峰成為隱修士，是什麼力量使他生命急轉彎，他又如何通過種種的束縛與考驗？這些問題都不禁叫人好奇。

天主教神哲學家孔恩（Walter E. Conn, 1940-）針對郎尼根（Bernard Lonergan, 1904-1984）的皈依觀點，為基督徒的皈依歷程詳細闡釋道德（moral）、情感（affective）、認知（cognitive）及宗教（religious）四種皈依形態。孔恩特別以牟敦為例，把重點放在牟敦 23-26 歲的青年時期（1939-1941）以及進入修院前五年的心路歷程（1986: 27, 195, 229）。如此觸動筆者想從另一角度探究牟敦的皈依之路。於是以《七重山》作文本分析，以牟敦的成長背景及其經歷印證孔恩所發展的四種皈依理論，試圖梳理出牟敦的皈依模式，看能否對徘徊於

聖召或自由意志間難以抉擇的人有所啟發，使後繼者亦能順利跨越自己的七重山，堅定地走上朝聖之路。

文章的開始，先就孔恩的皈依理論作綜合整理。

一、孔恩的皈依理論

「皈依」(Conversion)一辭有改變、轉換之意。原意是指某人加入傳統基督宗教教會的一種社會事實(1986: 7)。孔恩以神哲學及心理學的背景，運用郎尼根的皈依理論，針對基督徒的皈依作研究，發現皈依者在心智上有許多不同層次的改變，因而發展出道德皈依、情感皈依、認知或批判性道德皈依以及宗教皈依四種層次，茲分別作概略性說明(1986: 27-31)。

(一) 道德皈依(Moral Conversion)

此時期的皈依者基本上是從自我中心出發，漸次瞭解到較深遠的個人生命價值，到最後轉變為以社會價值為取向的新標準。即從個人的自我滿足，擴展到集體性更大的不同滿足。簡言之，就是由個人的利害好惡轉變為利他的價值取向。孔恩認為青春是道德皈依的重要時期，但其顯著性卻發生於成人階段(許惠芳，1994：27)。

(二) 情感皈依(Affective Conversion)

道德皈依是以價值為取向作自我超越。但除了要有正確的認知外，還要有決定性的行動相配合。孔恩指出，唯有沉浸在愛中(falling in love)的人，才有力量跳脫自我中心走向他人。此一時期會有渴望歸屬及渴望獨立兩種張力存在，皈依者在渴望的心態上得以提升，從渴望擁有變成渴望慷慨給予。在深思熟慮後決定投身於所愛的人，並用愛的服務和行動表現出來(許惠芳，1994：30-35)。

(三) 認知或批判式道德皈依(Cognitive or Critical Moral Conversion)

成人要在道德上有超越性發展，必須在生活中經歷自己與他人的重大抉擇，將抽象的思考整合運用於具體事實的判斷上，其發展重點在於對個人所處的世界，能有自我批判式的理解，在發展認知的過程中，成為真實與價值的認知者。就是要求一個人重建他的價值標準，對自己的道德生活負全責，以正義和人權為基礎，有獨立判斷的能力(許惠芳，1994：37)。

(四) 宗教皈依(Religious Conversion)

一旦人習慣以道德與正義的原則生活後，皈依者必會追問到：義人為何會

處於不公的世界？為何要做有德行的人？當他開始意識到人的有限並感到失望之際，則轉而尋求宗教解答。孔恩認為任何階段的皈依發展，都需要奠基於信仰的層面，到最後徹底的歸向神，讓神佔據生活的中心，讓上主掌管並領導一切的生活（許惠芳，1994：40）。可見宗教皈依不僅是成為信仰者，更是把個人的自我及全部生命，作徹底的重新定位，完全降服於神並由他帶領，皈依者轉向的是神而非宗教（Walter Conn, 1998: 128）。這就是對神一種「自我交付」的歷程。

瞭解孔恩皈依理論的概念後，我們來研究多瑪斯·牟敦的皈依歷程。以《七重山》作文本分析，先從認識牟敦的生活背景著手。

二、牟敦的生平概略

多瑪斯·牟敦 1915 年生於法國，雙親皆為藝術家，六歲喪母。父親長年在歐洲作畫。牟敦的童年及青年期多在長島與外祖父母同住，其間也隨父親到過百慕達和法國，曾在法、英學校寄宿（Walter Conn, 1986: 159-160）。居無定所與不斷遷移成為牟敦童年生活的常態。16 歲時父親因腦瘤過世成為孤兒。他先後進入英國劍橋（Cambridge University）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後簡稱哥大）就讀。23 歲領洗成為天主教徒，24 歲哥大文學碩士畢業，曾任教於哥大及聖文德大學（Saint Bonaventure University）。26 歲進入革責瑪尼熙篤修會（the Trappist monastery of Our Lady of Gethsemani），32 歲晉鐸。40 歲當初學院導師。1968 年正值 53 歲的牟敦，在巡迴亞洲作東西方交談期間意外死於泰國（M. Basil Pennington, 1996: 15-18）。

牟敦年青時即文采洋溢，擔任過校刊及雜誌編輯。遁隱修院後仍以鋒利的筆觸關心世界事務，曾作過修院的初學生導師，更是二十世紀靈修書暢銷作家。其作品多元，不僅包括默觀祈禱及隱修生活、基督宗教理要、禪宗等議題，更有涉及種族公義、非暴力意見表達等。使世界各宗教領袖、作家、社運人士皆慕名到修院向他請益（詹姆士·馬丁，2009：67）。

影響牟敦人格與思想發展，有來自家庭的幾項重要因素：

（一）稚齡喪母

在最需要母愛的童年卻失去母親，是牟敦一生無法平復的傷痛。他在六歲時接到母親臨終前給他的一封信時，他形容：一份沉重的悲傷籠罩了我。那份哀痛不是一般孩童的大哭大鬧，而是一種成年人的茫然悲愴（2013: 32）。可見

幼年喪母對他打擊極大，更嚴重打亂他原本和諧完整的家庭生活。他在自傳中寫道：為何我的童年總是每個月都重新安排生活、重新做計劃……有時我和父親一起住，有時和陌生人一起生活，只是偶爾見到父親（2013: 37）。當他十一歲被送到學校寄宿時，他的感覺是：有生以來首次感覺淒涼空虛，感到被遺棄的悲痛（2013: 73）。

我們不難看出，顛沛流離的童年，讓牟敦嚴重缺乏安全感，內心充滿哀傷與無奈，也成為他日後難以平安與快樂的主要原因。

（二）父親的影響

父親不論在教育、宗教、藝術各方面對牟敦都有極深遠的影響。長年在外作畫營生的父親，對兒子的教育非常重視。他曾帶著十歲的牟敦到法國蒙托班（Montauban），只因為那裡有一所很好的學校（2013: 54）；儘管父親從未刻意教導牟敦宗教信仰，但父親在靈修方面若有感受總會自然流露的方式，反而讓牟敦相信那是最有效的宗教教育（2013: 77）；牟敦喜愛教堂的彩繪玻璃及拱頂建築，特別是拜占庭式的鑲嵌細工，皆受父親耳濡目染的結果。

在牟敦十八歲到羅馬旅遊期間，從開始純粹對藝術的欣賞，到逐漸被基督吸引的關鍵時刻，他感受到是死去的父親在觸碰他。他寫道：整個事件一剎那就過去了，我對自己悲慘墮落的靈魂頓時有了深刻的體認，覺得無地自容。我被強光穿透，看清了自己的狀況，覺得恐怖萬分（2013: 144）。

從藝術走向信仰，父親儼然成為牟敦攀登上主聖殿的引路人。

（三）居無定所

漂泊的童年讓牟敦遊走於法、英、美三國。面對不同的生活、文化與教育等衝擊，他必須比同齡的孩子花更大的力氣作自我調整，才能適應新環境。父親把他帶到英國時，正好脫離法國兩年半的公立中學，他內心的感受是：我嘗到狂喜的滋味（2013: 84）。可見他在法國的生活並不快樂，甚至可以說是痛苦與厭惡。否則他的離開，不會像籠中鳥重獲自由般的狂喜與雀躍。然而喜樂並沒有維持多久，到了英國他又有新的困難與挑戰必須面對：一個十四歲半的男孩，面對一字不識的拉丁文，他必須再次屈辱自己，降到最低班和最小的小孩排排坐，從頭牙牙學語（2013: 89）。

由此可知，在牟敦的成長期，都在不斷適應多元文化與不同族裔的新環境。也正是這些輾轉不定的生活，練就他忍受磨難與克服困難的耐心與毅力，因而促使他能與世界的現實奮戰不懈（2013: 12）。

三、矛盾複雜的個性

童年即受多元文化的衝擊，使牟敦在性格上顯得複雜多變。在《七重山》中他即開宗明義表示，這世界是地獄的寫照，充滿像我這樣的人，愛天主卻也憎恨祂；生來愛祂，卻生活在恐懼、無助且自我矛盾的飢渴中（2013: 18）。牟敦從不諱言自己內在的矛盾與恐懼，使他對身處的世界總是帶著尖銳的批判性眼光。他將法國公立中學的生活描繪成：靈性生活墮落為輕浮與憤世嫉俗，……愛德淪為可憎的肉欲，信德淪為無病呻吟或幼稚的無神論（2013: 75）。他把英國倫敦視作「貪得無厭的城市是真空與恐懼的溫床（2013: 156）」。「即便他喜愛美國哥大真心向學的讀書風氣，仍被他數落為「像個被煙燻得烏黑的大工廠（2013: 174）」。

其矛盾多變的個性，從他對共產黨的態度即見端倪：在他還弄不清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即把他們看作同路人（2013: 121）。他想加入共黨的理由居然是：「我的不快樂不應歸罪自己，該責怪的是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2013: 169）。」等他看清共產主義本身同樣是唯物主義的另一產物後，才決定離開。

牟敦常擺盪於為自己或為他人謀取福利的抉擇上：他該寫作？教書？服務窮苦黑人小孩？還是作熙篤會隱修士？令他內心充滿矛盾與掙扎。他既眷戀現世，也嚮往隱居；愛追求享樂，也喜歡獨處。他多變、衝突、矛盾的複雜個性，使他的皈依道路備感艱辛。

接著我們要探究，牟敦在信仰的道路上，如何認清自己以及所尋找的真正目標，他怎樣跨越重重障礙以抵達終點。

四、探索之旅

《七重山》是牟敦皈依的探索歷程，在旅途中所出現的一些關鍵性人、事、物，正好幫助他打通皈依大門的層層關卡，使他順利進入頂峰的聖殿。這些重要的人事物包括：

（一）藝術與朝聖

上大學前一趟羅馬旅遊，是牟敦信仰的轉捩點。身為畫家的兒子，自幼受藝術薰陶，使他從小即明白，藝術經驗的頂點其實就是神秘經驗的自然類似物（2013: 248-249）。他所說的「神秘經驗」，就是與神相遇。他是透過藝術藉著默觀得以與基督初遇，讓他有感而發：「有生以來，我首度開始認識這被稱為基督的是何許人也（2013: 141）。」正是教堂的壁畫、古老的祭壇、皇座與內

殿等宗教藝術，吸引著牟敦一步步邁向基督，使他有全新的體驗：「只有在天主的教堂內，我理性天性中深刻的欲望和需要才能得到滿足（2013: 143）。」

這趟藝術朝聖之旅，為牟敦的皈依跨出重要的一步。

（二）宗教與文學

除了藝術，牟敦也透過教會相關的文學作品，意識到天主的真實臨在。起初他對天主教的印象惡劣，是受外祖父母的刻板印象及他的少年讀物影響。等他接觸到不少優良的宗教作品後，才對教會逐漸改觀，甚至有皈依的打算。

吉爾松（Etienne Gilson, 1884-1978）的《中世紀哲學精神》（*The Spirit of Medieval Philosophy*）徹底改變牟敦對天主教的刻板印象，從過去認為此信仰只是空泛與迷信，到最後心悅誠服地說：「天主在我心中真正被辨明了，每個智者都自然渴望獲得對天主的真實概念：我們生來就希望認識祂、找到祂，除此無其他可能（2013: 215）。」因而誘發他上教堂的欲望。

受父親的影響，牟敦從小即喜愛布雷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詩作。詩中充滿靈性火花的深刻意境，逐漸打開牟敦的內心，使他體認到自己過去的生活，只是自私的理性主義作祟，並警覺到，唯一的生活方式就是活在天主真實臨在的世界中（2013: 234）。

接觸但丁的《神曲》，牟敦認為是在劍橋的最大收穫。但當時他雖然接受但丁對煉獄和地獄的說法，但仍無法被愛德感動（2013: 157）。及至哥大任教期間，他因盲腸炎住院，重看《神曲》中的〈天堂篇〉後，才真正開啟他的聖寵生命。讓他從罪惡的生活中抽離，體驗重生的喜悅，終於對生命有所頓悟：「我有生命，有個內在的生命，真實卻很脆弱（2013: 338）。」

牟敦自此廣泛閱讀天主教方面的作品，像霍普金斯的詩作（*poems of Hopkins*）、馬里旦（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的《形上學的序論》、奧斯定的《懺悔錄》、《師主篇》，與士林神學等等，皆有助於牟敦對信仰的深化。一旦意識到自我的荒誕與殘缺後，即開始對天主有深切的渴望。這些優良的教會文學，猶如明燈般照亮牟敦的皈依途徑，指引他往正確的方向前行。

（三）生命中的天使

在牟敦的生命歷程中，出現幾位良師益友，成為他日後皈依的重要標竿。這些人物計有：

1. 渥爾許（D. Walsh）：他是哥大聖多瑪斯課程的客座老師，給人一種單純、文雅及聖潔的印象。渥爾許第一次與牟敦會面時，就覺得他有聖召（2013:

317)，並認為牟敦的心智傾向「奧斯定學派」（2013: 269）。他更是牟敦進入革責瑪尼修院的重要推手。牟敦事後反省說：「渥爾許終於成了另一個由天主安排註定要引導、鑄造我的聖召的人，就是他指點我到達我今日的所在之處（2013: 268）。」

2. 范多倫（Van Doren）：是哥大的文學老師，他清醒、真誠、客觀及不逃避的治學態度，使牟敦獲益良多，讓他日後得以接受士林哲學的好種子（2013: 177）。特別在牟敦分辨聖召時，范多倫明確指出：「若是別人說你沒有聖召，你就完全斷念，這可能表示你確實沒有聖召（2013: 441）。」范多倫正點出牟敦根本無法對聖召斷念，表面上他逢人便說自己沒有聖召，然而聖召卻一直盤踞在他心靈深處。范多倫這番話讓牟敦再無法逃避，必須對聖召採取全新的回應態度。
3. 賴克斯（B. Lax）：牟敦形容他是哈姆雷特及厄里亞先知的綜合體，他把賴克斯描述成：既有范多倫的明澈，又有我的混亂與痛苦，還有多屬於他自己的特質。……他的穩健堅定依靠的是自然、本能的靈性，與生俱來就向著天主（2013: 223）。賴克斯的確具有先知特質，是他最先看出牟敦想要成為聖人，並果斷地向牟敦表示，只要有意願則可達成（2013: 291-292），這鼓舞著牟敦堅定地走聖召之路。
4. 巴拉瑪卡瑞（Bramachari）：雖是一位印度僧侶，卻與牟敦非常投緣。他對人從不作譏諷或批評，只作事實的陳述（2013: 240）。在牟敦沉溺於東方神秘主義之際，他特別提醒牟敦，應該研究奧斯定的作品。無疑對牟敦醍醐灌頂，使他及時回歸天主教傳統。一俟對傳統信仰扎根後，牟敦日後才能對東西方宗教兼容並蓄。巴拉瑪卡瑞適時的規勸，牟敦事後認為，是天主讓他大老遠跑到美國來的原因之一（2013: 243）。

上述這些要角皆出現在牟敦皈依之路的關鍵時刻，特別在他偏離上主殿宇的岔路上，他們像護守天使般及時拉他一把，讓他重返正軌，繼續往唯一的目標攀升。

五、靈性與世俗交戰

儘管七重山沿途有明確的指標及天使引路，但並不表示牟敦的皈依之路通行無阻，反而是狀況連連。起初他只把財寶放在世上：他想成為作家、詩人、評論家、教授，要享用所有知性、感情可以得到的快樂（2013: 284）。他曾自

豪地認為自己頭腦好、五官敏銳，不難囊括世間所有的寶藏（2013: 132）。然而他很快即發現，縱使整個世界都屬於他，他還是無法滿足，因而感嘆：不但沒有快樂的感覺，反而覺得悲慘，貪圖享樂註定自食其果（2013: 137）。

起初牟敦探究自己不快樂的原因，所得出的荒謬結論，竟是性壓抑及內向（2013: 159），致使他更與信仰生活背道而馳。猶幸天主藉他身邊的一些人、事、物對他不斷召喚，加上自我批判的能力，讓牟敦悔悟在劍橋的生活，使自己變成了令人極度厭惡的人——虛榮、自我中心、放蕩、軟弱、猶豫不決、缺乏紀律、好色、淫穢、驕傲（2013: 168）。一旦認清自己的自私與不堪後，牟敦願意培養一些社會意識作補救，因而懷著新生的熱情，甘願為世界和平與正義犧牲奉獻（2013: 173）。於是選擇共產主義作為奉獻手段，只是他那時的犧牲奉獻，還是以自我作出發，才會無功而返。

大學畢業後，追名逐利的衝勁減弱，進入研究所後開始嚮往教學生涯，希望當個老師（2013: 231-232）。但他更愛寫作，於是為自己設定：首要之務是寫作，其次才是教書（2013: 428）。在撰寫論文期間，一方面他被天主吸引，準備皈依成為天主教徒，另一方面仍迷戀世俗的享樂。牟敦坦言：「雖然我自認已看到該走的道路，也可以認清大致的方向，但我是多麼盲目、懦弱、病態啊！（2013: 251）」

以上種種是年少輕狂的牟敦，在身、心、靈無法達到統合與協調的情況下，被內心的矛盾與衝突層層綑綁。真正能解除這些束縛的唯一方法，就是聖寵，服從聖寵！（2013: 252）

六、聖寵的傾注

聖奧斯定曾說過，人所有的一切，不論可見或不可見的，都是從天主而來，人因此不應自誇，因為「所有一切，無一不是受之於天主（奧古斯丁，1963: 98）」，這就是聖寵的概念。按牟敦對聖寵的解釋：就是天主與我們分享祂自己的生命。天主的生命就是愛（2013: 209）。天主傾注每人的恩寵各有不同，為牟敦而言，天主開始以藝術吸引他，從藝術進入信仰，再轉向基督。牟敦深信，最直接的聖寵來自基督，祂臨現在教堂中，以祂的大能、以祂的人性，以祂降生成人的身軀，以祂的物質、身體、肉身的臨在，親身教導（2013: 142）。

無奈人性的軟弱，讓牟敦一路跌跌撞撞。好不容易從羅馬所激發出的宗教熱忱，他只維持三分鐘熱度，回到紐約早已喪失殆盡（2013: 150）。誠然，

慈愛的天父不願任何一個小子喪亡（瑪十八 14），繼續為牟敦安排生命中的眾多天使，透過友誼的牽引使他得到救贖。這讓牟敦事後領悟到，天主造萬物的原意也是要我們互依互助才能得救（2013：219）。

古巴之行獲得的恩寵讓牟敦感受最深。當祭台上成聖體時，他忽然感到天主的真實臨在，與他如此的親密，且真正屬於他。使他豁然醒覺：天堂就在眼前！他這種與天主契合的特殊經驗，絕對超越個人的能力，完全來自天主的恩賜（2013：346-348）。

此外，天主也遣發聖神，透過祈禱與默觀不斷地與他溝通，使他勇敢地答覆天主的召喚。牟敦承認一旦有了恩寵，即擁有自由，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強迫自己去犯罪，於是他說：「聖神到我心內宣講聖言，使我和天主結合，時日久了我豈能不察覺到（2013：370, 482）。」

總而言之，天主寬宏、隱密又慷慨的愛，不斷把豐沛的聖寵傾注於牟敦身上。他靠著恩寵擁有天主，與祂緊密結合，使他進入天父無限的慈愛中。正是這種深情至愛，讓牟敦有足夠的力量，肩負起自己的重擔，奮勇地攻克人生的重重險峰，且每跨出一步都進入新的喜悅境界（2013：340-341, 507）。

最後回頭以孔恩的皈依理論檢視牟敦的皈依歷程。

七、皈依理論的印證

從年青時期憧憬著成為作家、詩人、大學教授等理想可以看出，牟敦早期只醉心於自我成就的價值實踐。但不久即發現，現世的成就不但不能讓他心滿意足，反而落入更大的空虛與失望中。當意識到自己的自私與貪婪後，便設定為他人謀幸福的目標，希望藉此獲得救贖。祇是剛開始他把救贖的希望，錯置在一個不穩固的基礎——共產黨身上，致令他無法得救。因其出發點，還是為了自我的需求及滿足上，並非真心為他人著想。但起碼他已走出自我的框架，願意走向他人，那是牟敦皈依的重要起步。從沒有信仰到最後完全投身於隱修院，牟敦的皈依歷程按孔恩四階段的皈依約可作如下歸類：

（一）道德皈依

牟敦青年時期的作家、詩人、教授等夢想皆從自我中心出發，當目標達成後仍無法滿足他內心的渴望時，即開始從自我的層次往外尋求。一趟朝聖之旅，讓牟敦開始與信仰接觸。接受洗禮後，其信仰生活藉著祈禱與默觀不斷精進，使他的行動從個人目標轉向為他人服務的意義上。他被男爵夫人的信德生活所

感召，願意到哈林「友誼之屋」服務黑人更凸顯其道德皈依。因他不再從自我中心出發，而是為效法基督為弱勢族群服務。牟敦自此發現，人不可只求自己的安樂生活，更要顧及他人。他因而堅信，沒有德性的人不可能快樂，而德性是帶給人幸福快樂的力量（2013：285，250）。

牟敦從懵懂的青春期進入成熟信仰的轉折，印證孔恩道德皈依中，由個人的利害好惡，轉化為更高價值的利他目標作取向，完全符合孔恩道德皈依的解釋：從個人的自我滿足，擴展到集體性更大的不同滿足。尤其在牟敦成年後，其道德皈依更為突出，也印證孔恩所說，道德皈依的顯著性多發生於成人階段。

（二）情感皈依

我們發現道德皈依無法一次到位，其間必有搖擺不定的波動期，此時需要有情感皈依作後盾。牟敦的情感皈依，最先發生在羅馬旅遊途中，他感覺被死去的父親觸動，使他對自己悲慘墮落的靈魂感到無地自容，於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真正祈禱，向從來不認識的天主祈禱（2013：144）。

牟敦曾有一段時間，既被天主所吸引，卻又對世俗生活把持不捨，使他陷入極度的痛苦與掙扎中，無法發展出超性的生命。及至牟敦被基督之愛包圍時，他才發現是基督先愛了他，找到了他，和他合而為一，這就是愛，就是聖神（2013：276）。

可以說牟敦的情感皈依，先由父親作牽引，再把他帶到天父的跟前，讓他最終降服於天主的聖愛中。因為人類天生的善良和愛的能力多少帶有自私的成分，當天主的愛在他之內閃耀時，人的本性才會改頭換面（2013：209）。這正好說明孔恩在情感皈依中所言，唯有「沉浸在愛中」才能跳脫自我的牽絆。一旦人意識到被造物主深深愛著的時候，世間所有的一切都顯得微不足道。這愛成為皈依的支撐動能，足以抗拒內在的自我以及外在的誘惑。

（三）認知或批判式道德皈依

人生命中每一個重要抉擇，對皈依歷程皆有決定性影響。以牟敦為例，他複雜敏銳的個性，使他有深刻的自我批判與反省的能力，這有助於自我認知的發展。牟敦從無信仰走到宗教皈依，是不斷經過認知與分辨的漫長經歷：旅行中被藝術吸引因而開啟信仰視野；藉教會文學認識到真正的教義；意識到自己過往荒誕不羈的生活，決心尋求悔改。他了解自己的不快樂，但並不代表即獲得拯救，也許只是獲救的開始（2013：158）。

不論牟敦是作家、詩人、掛名共產黨員、大學教授，或社會工作者等不同身份，都無法讓他獲得真正的喜樂。但至少在各種抉擇中，他能更深入地重新認識自己，並從中分辨何者是虛幻、何者為真實。牟敦所需要的不僅是個人的道德操守，而是要重建他個人更高的價值標準。他在革責瑪尼修院找到他所認定的目標價值後，即以負責任的態度徹底地執行。這就是孔恩所說，將抽象的思考整合運用於具體事實的判斷上，如此他才能成為真實與價值的認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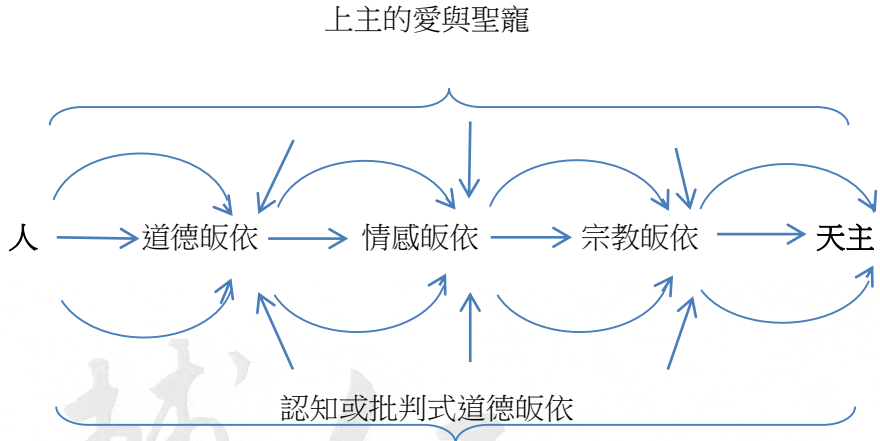
（四）宗教皈依

當牟敦成為真實的認知者後，他才驚覺到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是如此的不真實。他深切瞭解到，天主才是他應該尋找的生命，因為一切完全掌握在祂手中，祂愛世人之深甚至超過我們自己。於是決意只為天主而活，唯有如此，他的內心才會充滿平和（2013: 286, 382）。

牟敦的抉擇正吻合孔恩宗教皈依理論所說：當人對現世生活無法獲得滿足，並因失望而陷入困境時，則會轉向宗教尋求解決。因只憑人自己的本性，一輩子也解決不了最切身的重要問題（2013: 208）。天主才是人類的終極目標，因基督曾說過：「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若十五 5）。牟敦最後心甘情願地捨棄他所喜愛的一切，把自己完全獻上，心無旁騖地唯獨尋求天主。正符合宗教皈依中所定義：徹底地向天主作自我交付。

總括而言，孔恩皈依理論中的道德、情感、認知與宗教四個皈依層次，彼此間是環環相扣的動態性緊密關係，特別藉著天主的愛與人的認知相互交織而串聯起來。一旦人走出自我，願意以愛服務他人時，則形成道德皈依；當人沉浸於愛中，從渴望擁有到慷慨地對他人付出，則達到情感皈依；及至最後發現，天主對我們的愛，更超乎我們的一切想像後，即願意以整個生命作回應與交託時，即進入宗教皈依。然而，人的認知或批判式道德皈依，在每一皈依歷程中皆不可或缺，且不斷運作。我們可用下面的圖像，解釋這四種皈依形態的彼此關係。

【四種皈依形態發展圖】



從上圖可以清楚看出，不論道德、情感或宗教皈依，都需要認知或批判式道德皈依不斷地作出正確的分辨及判斷。與此同時，更需要來自天主聖寵（愛）的光照，人才有足夠的力量克服皈依途中的一切阻礙。從道德皈依、情感皈依到宗教皈依的歷程中，人一方面不斷接受來自天主的恩寵／聖愛，另一方面也不斷地作出認知及判斷。人越深入認知的層次，對天主的愛也感受越深，到最後走向天主。孔恩雖然把皈依分為道德、情感、認知（批判式）以及宗教皈依四個層次，然而歸根究底，全部都是同一個皈依歷程：就是人透過他人走出自我，不斷地經歷道德、情感、認知（批判）、宗教等多重皈依後，即與天主的距離日漸接近，到最後能與祂合為一體。

結語

《七重山》是牟敦進入革責瑪尼隱修院七年後完成的作品，經歷隱修生活的沉澱，透過默觀與祈禱，再回顧與反省當初的來時路，使牟敦更能參透天主的聖愛與旨意。

牟敦的種種經歷讓我們看到，皈依是一連串動態性的複雜變化，其中涉及家庭、社會、文化、歷史與信仰等多元層次。不論是道德皈依、情感皈依或宗教皈依，都需要有正確的認知與判斷。更重要的是，不管那一種皈依，都需要有天主聖寵的光照，否則不會發生。唯有天主聖愛的恩寵注入，才使人有足夠的力量，突破旅途中的一切艱難與險阻。

經歷七重山峻嶺險峰的試練，讓牟敦從玩世不恭的無神論者，脫胎換骨地成為嚴規熙篤會隱修士。其歷程是一趟發現之旅：發現自己的生命無法自己掌控；外在的名聲與享樂讓他更感空虛；知道自己的種種罪惡卻難以掙脫等等。唯有聖寵的庇蔭和基督之愛，藉著對他有利的各種人事物的牽引，讓他逐漸遠離浮華世物。一旦他真正放棄自我的本性，徹底服膺於聖寵後，才驀然覺醒：天主就在眼前，且一直與他同在。

天主賜給牟敦的恩寵包括：透過父親的影響、藝術的感召、教會的優良讀物與良師益友的提點等等，都讓牟敦深信，那是來自天主深情至愛的上智安排。當牟敦被聖愛充滿後，自然可以向天父全然的交託。

值得注意的是，若沒有痛苦的考驗或挫折作煉淨，信仰即無法往下扎根。天主的無限恩寵並不意味著皈依之路暢通無阻。相反地，牟敦花費更多的時間與力氣逆向而行。他尋找的聖地極峰常稍縱即逝，迷途的痛苦及迴避聖召的悔恨在《七重山》中再三出現。縱然看到自己的罪惡常在眼前，但他更感受到來自天主的慷慨恩寵，是主的愛讓他逆轉，最後心悅誠服地俯伏於聖愛之中。

《七重山》有如鏡子一般，同樣照見我們信德路上的脆弱人性與善惡爭戰。唯獨全心依恃聖寵的助佑，皈依才有無限可能。牟敦使我們知道，不斷透過默觀與祈禱，讓人回歸到內在的真我，在寂靜中可以聆聽到主的聲音。當我們盡情地躺臥在天父的愛內，我們才會發現真正的自我，最後發現天主。

牟敦的皈依之路起起伏伏，但我們看見他屢敗屢戰的不屈精神，最後藉聖寵的帶領，終於抵達七重山的頂峰。因他深切地認知到，單憑一己之力，容易讓人灰心喪志，甚至一蹶不振。只有基督之愛絕不會叫人失望。牟敦曾說過，

所有的渴望都可能落空，那個唯一永不落空的渴望就是渴望被天主所愛（2012：16）。基督之愛把人內心的空洞填滿，讓人徹底地與祂融為一體。這種滿足與快樂的感受，是人世間一切的總和都無法取代。此時，人即必然會向天主自我交付。

皈依是宗教人一輩子應努力的方向，若不努力爬升，很快即會跌回谷底。我們之所以尋尋覓覓，因為此生我們無法完美無缺地擁有天主。牟敦卻清楚告訴我們，藉著恩寵我們已經擁有祂，所以我們已經抵達目的地，生活在光明中（2013：507）。遵照牟敦的指引，相信我們同樣可以跨越自己的七重山，進入聖殿。

輔仁
宗教研究

參考文獻

多瑪斯・牟敦（Thomas Merton）著，方光珞、鄭至麗譯（2013）。《七重山》。台北市：啟示出版社。

_____著，陳靜怡、陳忠學譯（2012）。《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台南市：聞道出版社。

多瑪斯・格林（Thomas H. Green, S.J.）著，林清華譯（2001）。《向天主開放》（*Opening to God*）。台北市：上智出版社。

許惠芳著。《皈依的過程：理論與個案分析》（1994）。台北縣：輔仁大學研究書叢（91）。

詹姆士・馬丁（James Martin, S.J.）著，范京生譯（2009）。《襪子堆裡的聖人》（*My Life with the Saints*）。台北：光啟出版社。

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著，周士良譯（1963）。《懺悔錄》（*Confessiones*）。北京：商務，1963。

Conn, Walter (1986). *Christian Conversion: A Developmental Interpretation of Autonomy and Surrender*. New York: Paulist Press.

_____ (1998). *The Desiring Self: Rooting Pastoral Counseling and Spiritual Direction in Self-Transcendence*. New York: Paulist Press.

Hart, Patrick and Jonathan Montaldo ed. (1996). *The Intimate Merton: His Life from His Journal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_____ (2001). *A Path Thomas Merton's Journals*, edited by Patrick Hart and Jonathan Montaldo, *The Intimate Merton: His Life from His Journal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ennington, M. Basil (1996). *Thomas Merton My Brother: His Journey to Freedom, Compassion, and Final Integration*, USA: New City Press.

***Seven-Storey Mountain:* Merton's Own Understanding of his Conversion**

HUANG Shao-Mei

**PhD. Candidate, Religious Studies Departmen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Walter E. Conn, the Catholic theologian and philosopher, has used Bernard Lonergan's multidimensional view of conversion to explicate the role of cognitive conversion, moral conversion, affective conversion and religious conversion in the process of Christian conversion. This thesis is a text analysis based on Thomas Merton's biography, *Seven Storey Mountain*, to clarify the four distinct stages of such conversion theory according to Merton's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 The main purpose is to probe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Merton's conversion: how, through his inner struggle, from being a well-known author, poet and professor, he became a Trappist of the Abbey of Gethsemani? Merton's conversion is a good example for people who hesitate to respond to their own willing or to the calls from God. Can Merton's experience enlighten converts who successfully climb their own "Seven Storey Mountain" during their religious journey? Such question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Keywords: Thomas Merton, moral conversion, affective conversion, cognitive conversion, religious conversion

輔仁 宗教研究